

TRADITIONAL SETTLEMENT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刘沛林 著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271167、41171122）

湖南省自然科学创新群体基金项目（编号：12JJ7003）

湖南省“十二五”人文地理学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项目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刘沛林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刘沛林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697-9

I. ①家… II. ①刘… III. ①聚落地理—景观资源—
研究—中国 IV. ①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15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刘沛林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697-9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58.00 元

序 一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住宅、聚落、城镇是这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载体。“家园”包括了人的住宅、乡村、城镇、都会直至首都，它是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生产和居住的中心点，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家园的选址、布局、外部形象是历史的沉淀物，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印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城市、乡村、民宅都会有其独自的特色，构成了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与家园如影随形不相分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包括人们居住的“家园”也都突飞猛进地变化着。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外来建筑文化的输入，使代表中国本土的文化建筑、家园景观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有的城市和乡村固有的建筑文化受到无情的扫荡。于是，如何保护中国传承了数千年、几百年的人居环境的建筑和景观，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城镇、聚落、住宅，这些中国民众的家园，其中有哪些随着今天时代的发展可以变化、可以淘汰、可以创新呢？其中又有哪些必须保留、要世代传承下去呢？这些必须保存的东西，如果受到损害，那就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总之，就是要保留、要传承的是中华民族景观、建筑文化的基因。因此，研究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景观基因，就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核心工作之一了。先前的科学家指出：生命科学在研究“基因图谱”，化学科学已发现“元素周期表”，为何地理学家不能研究地学的内在规律呢？基于此，陈述彭院士的《地学信息图谱》将地学信息分为水文图谱、城镇图

谱、景观图谱三大部分。

什么是“基因”？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一幢宅院、一个村镇、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都有大脑指挥系统、神经中枢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四肢运作系统……这个活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吐故纳新的新陈代谢，有着生、往、异、灭的生命周期。当老的生命结束时，就要以新的生命来延续，当新旧生命交替之时，基因就是不可缺或的因素。基因作为种子就是“仁”，松子仁、瓜子仁、玉米仁……等等，有相似之处。“仁”播种在大地上，就会长出苗，长成新的生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根本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几千年来就是儒家的文化精神。儒家的文化精神，归根结蒂就是建立在大地活体、万物活体、阴阳相爱而产生“仁”的基础之上。一个“仁”字，贯穿整个中华文化，“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根本，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建筑景观的根本。因此，中国的建筑景观，中国人居住的家园，除了物质层面的土木、砖石结构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仁爱与和谐。

当前面临着外来建筑景观和外来艺术观念不加选择的传入，我们的家园越来越变得五花八门。那么，如何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宅呢？

动乱的年代总是以拆毁城墙、毁灭历史文化街区、毁掉名人故居为共性。我们居住的家园一旦丢失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痕迹，它将是一片文化的沙漠，这与当前的时代精神、中华文化和平崛起、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背道而驰的。如何挺起中华文化的脊梁，这就需要从乡土研究的根本问题出发，研究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基因”。青年学者刘沛林教授以20年持之以恒的努力研究这一课题，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种精神是值得特别钦佩的。

在刘沛林的书里，他以大量的逻辑与实证，努力建立起地学视角的“景观基因图谱”。他在此书中重新阐述了景观基因的概念，阐明了

本书的基本构架与创新思路。内容涉及中国传统聚落的基本形态,中国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的识别途径,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原型及变异特点,中国传统聚落基因的“胞—链—形”分析方法,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特征与基因分析,中国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思路, GIS在景观基因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景观基因在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中的价值。特别是他研究了聚落景观基因的“景观信息网络”,展现了“景观基因信息链”中的“景观信息元”、“景观信息点”、“景观信息廊道”。他提出要“挖掘景观的特征”、“剖息景观的文化基因”、“恢复景观的历史记忆”、“厘定景观之间的关系”、“构建信息廊道与网络”……为聚落景观基因的分析提供了极为清晰的思路和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

本书通过中国家园这一载体,对挖掘富有中国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人居环境之历史记忆和环境记忆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系统,初步提出了建立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理论框架,并将这种基因图谱运用GIS技术来进行科学管理,创新了景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总之,在中国建筑文化、景观环境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当下,此书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机结合,力图开辟一条景观地理、景观建筑与文化地理研究的新路,这是可喜的尝试与大胆的创新,值得大力提倡和推介,必将推动人文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及相关学科的协同发展。

是为之序。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希贤

2013年9月8日于燕北园

序 二

人类从定居开始，就在着力塑造自身的美好家园。原始文明时期的人类家园以安全庇护为主，所以选择居住在洞穴或在四周有简易防护设施的聚落；农业文明时期的人类家园强调自给自足和自我防御，所以农村聚落相对独立和自给，而城市聚落则环以城墙和护城河；工业文明时期的人类家园强调征服自然和改变自然，所以聚落规模较大，交通网络发达，开放性较强；后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时期的人类家园追求规模、效益和便捷，所以聚落形态、结构和功能较为复杂。但是，不管是什么时期的人类家园，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文化魅力，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关于自身家园的理解和追求，饱含着人类丰富的集体潜意识，从而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家园景观。

从建筑文化学和建筑形态学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地域的建筑文化无不打上该地域乡土文化和环境文化的深深烙印，因为建筑首先是根植于所在地的环境的，其次又是受所在环境的地域文化影响和制约的。因此，真正的建筑是必须承载和表达所在地域的环境特点和文化特征的。

中国长期处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西面、西南面受高原山地的屏蔽，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离，因此在大型地理单元上相对独立。历史上的战争主要来自北方，加之受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冬季寒冷的偏北风成为人们主要的防御对象，因此在区域防御上，比较强调战争防御和气候防御。这样的地理特征和环境条件，导致中国古代的家园景观特别强调外形围合和环境独立。

中国人从经验论出发认识天地形状，认为天是圆形的、地是方形的，长期盛行“天圆地方”的天地观，始终把大地看成是四方形的，且

中国在大地的中央，四周环绕着的是四夷，所以中国古代一切与人相关的文化观、方位观都是以方形为出发点的，房屋是方形，广场是方形，餐桌是方形，等等。而早期的西方人从逻辑实证主义出发，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是圆形的，提出了“天地皆圆”的天地观，从而导致了西方的城市和村镇形态的圆形特点，即使是在中世纪的城堡盛行时期亦是如此，主要是圆形围合而不是方形围合。因此，中国古代聚落和家园景观呈现的是方形围合和因地制宜的景观特点。

其实，这些家园景观的不同是与它的文化基因的不同密切相关的。西方的“天地皆圆”天地观和东方的“天圆地方”天地观就是影响东西方家园景观差异的文化基因之一，是基本层面的景观基因。就中国各地的家园景观差异来说，由于受各地自然条件和地方文化基因的不同影响，各地的家园景观基因又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地域家园景观的形成是由于不同地域文化景观基因的差异而导致的。

作者刘沛林长期从事传统聚落景观及其基因的研究，在北大学习期间就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及其门徒的影响，始终关注传统聚落保护及其景观基因的交叉研究，在历史地理学、建筑文化学、聚落形态学和遗产保护等方面别具一格，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创造性地解释了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传统聚落景观是由中国特有的聚落景观基因决定的，从而导致了中国传统聚落景观整体上的同一性；而这种景观基因在传承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地方环境和地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的、必要的变异，从而导致各地聚落景观的差异性；正是这种景观基因的差异性导致了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多样性。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理论创新和特点。

作者将聚落景观基因理论运用于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历史文化聚落保护性规划和旅游发展规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即任何一个历史文化聚落的保护，都要从当地的景观“信息元”入手，通过厘定一系列景观“信息点”，打造特色鲜明、基本信息量大的景观

“信息廊道”，从而构建景观“信息网络”，最终达到彰显该历史文化聚落保护的乡土特色以及旅游特色的目的，有助于指导历史文化聚落的特色保护和旅游开发。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理论创新和特点。

作者将GIS（地理信息技术）、RS（遥感技术）、WEB（万维网技术）、VR（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运用于传统聚落景观保护和景观管理，增强了传统聚落景观保护、管理与应用的科学性和时效性，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理论创新和特点。

总之，本书从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对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传承与变异、保护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具有很多创新的思路、方法和内容，是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一读。

是为序。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光辉

2013年6月8日于北大

目 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绪论	1
1.1 问题的缘起与概念	1
1.2 来自国外的启发	7
1.3 来自国内的启发	21
第二章 基本思路及创新期待	32
2.1 主体内容	32
2.2 基本框架	37
2.3 分析方法和展开路径	39
2.4 预期目标和意义	40
2.5 特色和创新期待	41
第三章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演变及其基本形态	43
3.1 中国传统村落景观的演变	43
3.2 中国传统城镇景观的演变	70
第四章 中国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	100
4.1 聚落景观基因的理论方法	100
4.2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的基因分析	104
4.3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域识别系统	111
4.4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以客家为例	113
4.5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客家聚落景观基因解析	118
4.6 小结	122

第五章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原型及其变异特点	124
5.1 早期聚落的功能及形态基因	124
5.2 中国人的天地观念和宇宙图式中隐含的基因原型	127
5.3 《考工记·匠人营国》中的城市形制与基因	135
5.4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基因原型	137
5.5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	142
第六章 中国传统城镇景观基因“胞—链—形”的图示表达	
与区域差异	147
6.1 图示表达的理念	147
6.2 传统城镇景观基因的“胞—链—形”分析及其图示表达	148
6.3 中国传统城镇景观基因“胞—链—形”的区域差异	152
6.4 小结	159
第七章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及其基因分析	160
7.1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的特征	160
7.2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	165
7.3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比较	168
7.4 小结	171
第八章 中国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	172
8.1 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探索的意义	172
8.2 聚落景观基因平面图谱的构建	173
8.3 聚落景观基因立面图谱的构建	190
第九章 基于景观基因的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系划分与影响要素	203
9.1 关于区系和区划的相关研究	203
9.2 与聚落景观区系划分相关的建筑区系研究	210
9.3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原则及技术问题	218
9.4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初步方案	223
9.5 影响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景观基因识别的基本要素	229

9.6 小结	233
第十章 GIS 在传统聚落景观保护及其景观基因管理中的应用	235
10.1 GIS 在传统聚落景观保护与管理中的应用	235
10.2 GIS 支持下的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	243
10.3 GIS 支持下的景观基因表达	248
10.4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 GIS 管理机制与实现途径	253
第十一章 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传统聚落景观保护与开发	266
11.1 景观基因完整性的内涵	266
11.2 提出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意义	270
11.3 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措施	272
11.4 小结	278
第十二章 “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及其在历史文化聚落旅游规划中的运用	279
12.1 “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的内涵	279
12.2 “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在历史文化聚落旅游规划中的实践	284
12.3 “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对现代文化旅游地规划的启示	292
12.4 小结	295
第十三章 主要结论及问题	296
13.1 主要结论和收获	296
13.2 尚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98
参考文献	299
后记	315

第一章 绪论

要深入了解人类家园的内在特征,就必须从了解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原型、基因及其表述等基础性工作着手。当然,本研究的滥觞,一方面源于笔者多年来对聚落地理、文化地理和人居环境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源于笔者对历史文化村镇景观保护与发展、保存与利用这一矛盾体的长期思索与关注。

1.1 问题的缘起与概念

1.1.1 问题的缘起

马俊如院士1997年在谈到地理学的科学性问题 and 地位时说,地理科学为什么只定位在“复杂的巨系统的层次上”,能不能也给复杂的地学问题寻找一个简单的表达?也来研究一下地学领域的图谱问题?基于此,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地学信息图谱方法的探索”和国家973计划的重点开拓领域之一“地学信息图谱”研究正式启动,著名的“马俊如院士之问”,成为本人多年来开展“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研究的启示和动力。

为何要从传统聚落景观入手研究景观基因及其图谱问题?这与传统聚落景观本身的特点及其现状有关。

人类定居之所叫居所(residence),人类集中聚居地叫聚落(settlement)。聚落规模有大小,小者几户人家,大者上千万人口。任何一个聚落都是由小而大发展而成的,都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聚落是人类之家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一方面,许

多古代聚落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城市，成为演绎现代文明的舞台和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传统聚落，因受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变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始终保持原有的聚落规模和聚落形态。作为传统社会的化石地、民族民间乡土文化的载体，传统聚落正发挥着它特有的传承功能和文化记忆功能。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不断变为城市的过程中，这些传统聚落（重点是历史文化村镇）正面临着急剧毁坏的厄运。许多有着辉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极富保护与传承价值的传统聚落，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纷纷湮灭。多数古村古镇的空间结构、环境尺度、交通容量、人口负荷等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追求方便、舒适、快捷的现代生活，是每一个现代人无可指责的权利，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必然导致历史文化村镇景观的破坏、基因的丢失和文化遗产的流失。

长期以来，人们被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的问题困扰着。深入探讨历史文化村镇的区系特征、景观特点、文化基因及其应用价值，正确处理好传统聚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保存与利用的矛盾，是解决历史文化村镇遗产保护、继承与创新的重大课题。

而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借助聚落形态学、聚落类型学等基本方法，综合探讨历史文化聚落的区系特点及其基因识别等问题，不仅是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发展研究的需要，也是笔者多年来开展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系划分、文化传承及遗产保护研究工作的继续。

地理学领域长期以来开展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虽然强调“文化景观”这个核心议题，但多偏重于文化区的形成、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地理学领域关于聚落（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聚落的选址、空间布局、形态特点及演变规律的研究。实际上，历史文化景观的空间特点、表现形式及其深层内涵的研究，除了传统的解释和二维空间表达之外，还可以借助于其他学科概念进行深度研究。例如，借助于生物学关于“基因”的概念，可以挖掘不同地域聚落文化景观的原始基因，从而建立不

同地域聚落文化景观的基因图谱,使聚落文化景观的研究基于一种崭新的视角,从而增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表达性;同样,还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如GIS等)从“三维”空间的角度对不同区域的聚落景观进行从二维到三维的研究和表达。因此,传统聚落景观图谱的研究成为必要。

1.1.2 传统聚落及其景观

通常所说的聚落,是指人类聚集居住的地方,是人类的定居之所。起初的聚落就是村落,也是农村聚落的简称。随着聚居时间的推移,聚落人口的增多,占地面积的扩展以及功能的变化,聚落按照规模大小和生产结构等要素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村落、集镇、城镇、城市等不同类型。正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①《汉书·沟洫志》也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②这里的聚落,相当于英文中的settlement一词。因此,聚落的概念,既可以分别代表村落、集镇或城镇,也可以是村落、集镇或城镇的统称,关键要看具体的指代对象。

本书所说的传统聚落,是指通常所说的古村、古镇和古城,但以古村、古镇为主体,也称历史文化村镇,或称历史文化聚落。从字面上理解,传统聚落就是指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保留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且历史风貌相对完整的古村、古镇和古城。具体而言有两种情形:一是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典型“文脉”特征且风貌保存较好的历史文化聚落;二是虽然聚落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仍保留有较明显的历史记忆和风貌特征的历史文化聚落^①。

传统聚落景观是指传统聚落内部形态、外部形态及其相互作用的聚落综合体带给人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意象的总称。这里的“景观”不同于通常的风景和景色,它包括一切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文化景观,以及因为人类活动导致变化了的自然景观(实际上也是文化景观),还包括某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到的地理要素,如气候、地形、语言、民族、风俗等。

①(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五帝本纪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34页。

②(汉)班固撰:《汉书》卷29《沟洫志第九》,中华书局,1962年,第1692页。

作者于1997年出版的《古村落：和谐的人居空间》一书中，明确倡议要建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制度，2003年起，我国开始推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截至2010年11月12日颁布第五批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共有350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入选，成为中国传统聚落的典型代表（图1—1、图1—2）。



图1—1 中国350个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分布概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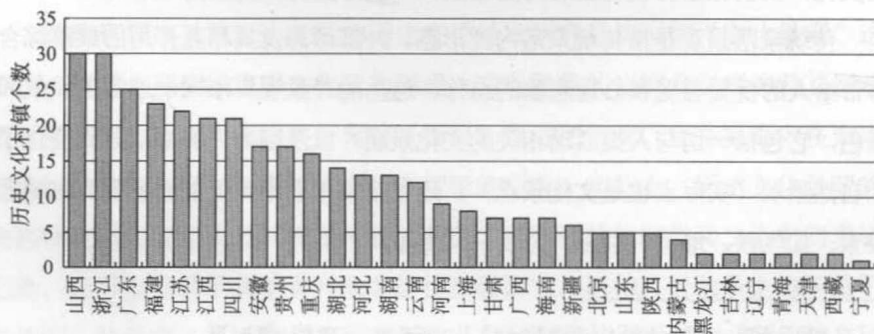


图1—2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数量统计

与此同时,国家制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从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原状保存程度、现状规模、现有保护基础四个方面,对申报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办法”对历史文化村镇的要求与本研究关于“传统聚落”或“历史文化聚落”的概念表述内容基本一致。

例如,关于“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的要求,“办法”规定,历史文化村镇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或特色,包括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有成片的历史传统建筑群或遗址,且基本风貌保持完好。关于“原状保存程度”的情况,“办法”要求,历史文化村镇要“有名有实”,要保存有实物(包括历史传统建筑群、建筑物及其建筑细部乃至周边环境),且要求这些实物遗存的原貌基本上保存完好;或者,虽然年代久远,原建筑物及周边环境有一定损坏,但已按原貌整修恢复或存在修复的可能性。关于“现状规模”的要求,“办法”明确规定,申报历史文化名镇的现存历史建筑的总面积必须在5 000平方米以上,申报历史文化名村的现存历史建筑的总面积必须在2 500平方米以上,这一点是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关于“现有保护基础”,要求申报的村镇必须已经编制了科学合理的村镇总体规划,以表示申报地对传统村镇保护的重视程度和有效措施。^[2]

1.1.3 景观基因及其图谱

基因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它是指遗传信息的载体,可以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使后代表现出与亲代相同的性状。基因作用的表现也离不开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每个基因都有自己特定的“座位”,它能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基因虽然十分稳定,能在细胞分裂时精确地复制自己,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基因也可以从原来的存在形式突然改变成另一种新的